

微

小

的

人



WEIXIAO
DE
REN

花季丛书

HUAJI CONGSHU

上海教育出版社

花季丛书



WEIXIAODE REN



上海教育出版社



微小的人

张岩冰编著

花 季 丛 书

微小的人

张岩冰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5,0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5859-X/G · 6014 定价:6.00 元

写在前面

一本“青春小说”选辑即将付梓，心情忐忑不安之余，尚觉意犹未尽，总想再写点什么。考虑再三，觉得应该说说本书的选编标准。

“青春小说”首先是一种题裁，也就是说它以青春为表现对象。青春意谓年轻与活力，年轻人总是对无限的未来充满憧憬，对现实，他们也是怀着理想化的情感，追求着美好的事物：《微小的人》中恳落追求一种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人的生活；《花期》的女主人公则向往着外面那个变换着的世界；《蓝森林》津津乐道的是象征着成人的自主自立的咖啡屋；《无心快语》则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掩藏着对真爱的渴望。少年人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人的世界却不肯让少年人去追求他自己的东西，青春的特立独行又注定要对这个成人的世俗世界进行反叛。《少年的冬天》、《青春的念头》都有反对媚俗的内容。少年人的稚弱是无法与这个世界巨大的包容冲击力相抗衡的，于是就有了青春注定要失败的结局。失败往往会令人灰心丧气，但我觉得这出以青春为主角的悲剧不但不会令人灰心，而且会使读者在震惊之余受到某种程度的教育。这篇篇文字，仿佛都在为纯真呐喊，仿佛要在这个人人都忙忙碌碌的世界里为青春挣扎出一个美丽的空间。就我本人的感受来说，这一类的作品最让我感动。

青春还有一个特定的含义：青春期。青春期是人类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特殊阶段，对异性心绪复杂的关注以及朦胧又纯真的情感的产生，是这一阶段少年人的心理的重要特点。《窗》是一幅淡淡的水彩画，《玉牙》则对一个大男孩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化写得恰到好处，读之令人称奇。爱情本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这些少年人刚刚萌生的不含杂质的情感尽管朦胧，依然能给人一种美妙的享受。

有了这种对青春内涵的理解，我们很快便会发现青春并不是中学生的专利，所以，本书在选编过程中，有意将各种表现对象包含在内：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农民、军人，可以这样说，本书选编的原则不只是从人物身份和年龄考虑，更看重的是小说的主题意蕴。

“青春小说”不仅有其题材上的特点，它还代表了一种表现手法。内容和手法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只有纯净、透明、抒情的语言才适合于表达青春的美好。这个表现手法上的标准，使得入选作品的作者有了两多：女作者多，年轻人甚至是少年人多。由少年人自己来写自己的情感世界，这样的小说也许会被成人挑出许多“不够成熟”的毛病，但那份体验的细腻与情感的真挚，是很难在一些完美的成年人作品中找到的。

不能说本书中的作品就是最好的青春小说，但有一点可以保证，那就是编者用自己的真诚选择了这些真诚的文字，希望这所有的真诚能给朋友们带来真正的温馨与愉悦。

张岩冰

目 录

花期	闻 章 (1)
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微小的人	梅 聊 (18)
附：温馨的人情味	
少年猎歌	沈石溪 (57)
附：英雄和英雄的故事	
四弟的绿庄园	秦文君 (69)
附：一个人一种活法	
等待	李燕昌 (83)
附：星星的位置	
少年的冬天	熊正良 (91)
附：小染——抗拒冬天的心灵	
青春的念头	王 梓 (106)
附：青春的个性	
蓝森林	杨嘉华 (122)
附：尴尬的“青少年”	
玉牙	李祥森 (133)
附：小小男子汉	
窗	石钟山 (142)
附：言内意外的《窗》	
沉重的大山	龚泽华 (148)
附：假作真时	

滚落的咖啡豆 王 珏 (156)

附：叛逆与媚俗

无心快语 平 沙 (163)

附：冷漠背后

花 期

闻 章

—

苜蓿开花时，苜蓿地一下子变繁华，热闹有如北京王府井。蝴蝶呀蛾呀蚂蚱呀蚱蜢呀蝈蝈呀蟋蟀呀在苜蓿丛中飞舞、跳动；蚯蚓啦地蚕啦蝼蛄啦蛴螬啦则在苜蓿根部拱动；成群结队的小鸟和孤独的大鸟在苜蓿地上空飞过，洒下些声音或粪便；天空也即兴的飘些白云。白云朵状或条状，都极美丽。

苜蓿年年开花，村民们司空见惯。苜蓿花开了，开就是了；苜蓿花香气浓郁，香就是了；苜蓿花开繁了，繁就是了；苜蓿花就要谢了，哦，那就开镰吧。于是在某天的早晨，大面积的苜蓿地里便棋子般布满人，闪动着镰刀割苜蓿。

割苜蓿的人中，有一位姑娘叫新月。新月是叶老三家的女儿。

新月不知什么原因来晚了，她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镰刀，在湿漉漉的苜蓿地里走。她感觉到了露水的湿重，便停下脚步，弯腰把裤腿卷起来。卷到膝盖那儿犹豫了一下，就不再往上卷。新月走动起来，白净的小腿在苜蓿地里一闪一闪，耀了好多人的眼。

从那许多眼神中，新月已经感觉到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她着意打扮，在左胸前绣个花饰啦，在头发上系块花手帕啦等等，像花蝴蝶般在男孩子面前飘来飘去。男孩子们便夜里做梦，胡思乱想，恨不能天狗吞月亮。

男孩子中间，有个人叫彪子。彪子很有力气，只是长相很一般。

彪子来给新月家割苜蓿了。他故意来得晚些。他把镰刀举起来，像举着一面旗帜，并且大声地说话，与这个那个的打招呼。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来给新月家割苜蓿了！他要人们去联想：彪子和新月已经有了那么一层关系，有了那层关系就必然有那样一个结局。

果然有人联想到了，这个人一边割苜蓿一边感慨道：“流传下来的俗语没有说错的：有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寻花枝。”

二

这年苜蓿开花时，苜蓿地边小树林里多出一顶帐篷。帐篷是绿帆布的，但绿帆布已经变白。村民们感到新鲜，都纷纷去参观。参观回来便知道那帐篷里住着一个年轻的放蜂人。

参观的人中当然也包括彪子和新月。彪子参观过后意犹未尽，这天又独自来到小树林，重新看那一排排整齐的蜂箱，有好多蜜蜂从蜂箱里飞出来飞向苜蓿地。又有好多蜜蜂从苜蓿地飞回来爬进蜂箱。放蜂人陪着彪子看。彪子看了一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问放蜂人，蜂蜜是不是蜜蜂屎？

放蜂人有点吃惊，他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有点污辱他和他那些高贵而高尚的蜜蜂。但出于礼貌和宽宏大度，他笑笑又心平气和回答说不是，蜂蜜不是蜜蜂屎。

彪子却歪了歪嘴角。彪子说你别哄我，我懂得这个，我曾经捉住过蜜蜂，虽然那大概是一只野蜜蜂。我把那蜜蜂肚子掐下来尝过，那蜜蜂一肚子甜尿。

放蜂人的脸色有些变，脸上一片焦灼，他说蜜蜂吃蜜，没蜜吃的时候还喂糖呢。但蜂蜜绝对不是蜜蜂尿。

彪子倒大度。彪子说别着急，你不就是怕没人来买你的蜂蜜吗？我不说就是了。我不说蜂蜜是蜜蜂尿，谁也不会知道的。

放蜂人脸色通红。他对彪子说你这人我跟你说不清楚。你过来看看，蜂蜜是怎样酿成的。放蜂人边说边打开一个蜂箱，用双手托出一块蜂框，对彪子说，你看，这就是蜂蜜，不过现在还没酿满。等酿满后把这蜂框放在淋蜜机里一淋，蜜就流出来了。

彪子没有看见蜜，只看见一团团的蜜蜂在蠕动。彪子想看清楚，于是探过脑袋。那天彪子正好吃过大蒜。浓烈的大蒜味刺激了蜜蜂，蜜蜂们兴奋异常。它们嗡的一声向彪子扑过来。彪子只觉头脑一热，“哎呀”一声就跑开了。蜜蜂们却穷追不舍，直往彪子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爬。彪子一边挥舞双手啪啪乱打，一边哇哇叫着。一些蜜蜂被打死了，另一些蜜蜂又前仆后继，紧追彪子不放。彪子跑出好远，跑到苜蓿地里埋头趴下。后来蜜蜂散去。彪子抬起头来，已不再像彪子，那脸肿得青一块红一块的，活像是阎王殿里的大脸判官。

彪子找到放蜂人，斜着眼说：“你说该怎么办吧？”

放蜂人也很焦急，他对彪子说：“我给你抹点药吧，这药专治蜂蜇。”

彪子说：“我不抹。不就是弄点蜜蜂尿唬人吗，我说破了，你就放出蜂来蜇我。”

放蜂人说：“哪个要蜂蜇你，是你自找的。”

彪子说：“你还嘴硬，你小子等着，我放火烧了你的蜂箱。”

放蜂人说：“你不就是放火吗？你有胆子就连这帐篷一块点着。你要不怕坐牢你就来点。”

彪子说：“行，你等着。你别跑。”

彪子回到村里喊上老门等几个哥们儿，老门说：“揍他。”

几十个人横着身子穿过大街，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赶到小树林。他们要把放蜂人围在中间，看他脸色蜡黄或者惨白，看他双腿打弯牙齿打战，看他前边流尿后边流稀屎。然后让天空血红让帐篷血红让苜蓿花血红。

这时，他们猛听到一声喊：“彪子！”

他们回过头去，看见新月站在墙角。他们愣了一下，随后继续走。

“彪子回来，你们回来！”

“碍不着你。”彪子说。

“不行，你们回来，都回来！”新月坚持说。

几个人都感到了疲倦，觉得世界没劲透了。他们互相望望，最后都望着彪子。

彪子说：“你回吧，碍不着你。”

新月说：“回来，你们回来不回来？”

他们回去了。他们说“我操”。这是一句自嘲的话。有了这句话他们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去了。

三

走向帐篷那儿要绕过一个又一个蜂箱。新月一边绕着一边说：“哎呀，这些蜂不蜇人吧？”嗓音明快亲切是专门说给放

蜂人听的。但放蜂人没有应声。

新月走近了帐篷。她想这放蜂人竟然躲在帐篷里装哑巴。但嘴上说出的却是另外的话：“你看，帐篷上这是些什么呀，是家雀子屎吧？树上落家雀子呢！”依然没有人应声。新月静下心来听了听，没有动静。“嗡嗡营营”的那是蜜蜂，“刷刷啦啦”的那是风声。苜蓿花开成一片花雾。静静的帐篷像是落帆的一只船。新月走到帐篷门口，探头朝里一望，看到放蜂人正睡觉呢。新月忙收敛了气息，站在帐篷门口看里面的布置。一只小铝锅，一只柴油炉，两把折叠椅，一顶特制网帽。后来她看见“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挺新奇挺漂亮挺来劲的一把吉他。看过这些之后，新月不由自主地开始看放蜂人那张脸，那张睡着了之后仍然很生动的脸。激动的心一下子变成蜂巢，像酝酿蜂蜜那样酝酿些亲近和可爱。亲近可爱并不准确，好多东西是不可名状的。

不知过了多久放蜂人醒来了。他醒来之后便显出慌促。面对一位姑娘他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给新月搬来椅子，不待新月坐下便不合时宜地问：“有事吗？”

这句话使新月感觉到了放蜂人的遥远。也使新月从梦境中回到现实。

新月说：“有事呗，没事也不敢来打扰呀！”

放蜂人笑笑。

新月说：“听说你这儿有专治蜂蜇的药，能不能给我一点？我婶子家那孩子让蜂蜇了。”

放蜂人忙进了帐篷，不一会儿拿出一个酱色小瓶。放蜂人说这是药水，抹上点准好。说完之后他把小瓶递过来。新月伸手接住。同时新月感觉到了一种气息。这气息无法用语言表

白全凭着感觉。

四

新月让彪子躺下闭上眼睛。新月说你别动，我给你抹药水。

彪子很听话地躺在炕上，像个大婴孩。新月看着彪子这张脸。这张脸本来就崎岖不平，遭蜂蜇之后就更加难看。在今日之前这张脸模模糊糊，今日新月才看清楚。这样的脸简直不能原谅。但脸应该是啥模样的新月又说不清楚。

彪子吭了一声，说：“你怎么老往一个地方抹呀？”

新月一惊，发现那药水全抹在了彪子的额头上。

五

这天黄昏夕阳无限好，小树林树干金黄树叶透明。那些本来金黄的蜜蜂们，如颗颗红宝石在微风中飘浮。那顶帐篷呈红铜颜色，泊在金海中像一艘古船。

放蜂人怀抱吉他背倚着一株树。吉他的颜色本来很漂亮，在夕阳中就更显得辉煌。放蜂人弹响了吉他。他感觉远处那轮夕阳是专门为他而设，他就唱那夕阳。

漫山遍野我寻你

不见你的踪影

忽然有一天

你站在了我对面

你却是一声不吭

我们面对夕阳

像面对父亲

你不说一句话

直到夕阳西沉

.....

新月正是这时候来到小树林的。她是听到吉他的弹唱漫不经心来到小树林的。她从她姨家回来。她姨从去年就得了偏瘫病，每隔十天半月新月就去看她姨一次。她娘死得早，是她姨一泡屎一泡尿地把她抚养大的。她姨瘫卧在床上但舌头依然灵活。她对新月说：“新月呀该给你找个婆家了，看着你寻个好主儿你姨我闭上眼睛也放心。”新月说姨呀着什么急呀，我才这么小，我不找对象，我得好好伺候姨几年呢。说得姨哭一回又笑一回。

放蜂人那把吉他新月已经见识过了，但当时她并没有想到放蜂人会弹。由于自己事先没有想到心中便格外激动。她于是不由自主地把一双腿迈进小树林。

放蜂人没有发现新月的到来，也许是发现了而装作没发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把吉他弹得更潇洒更自如，那吉他声也更嘹亮更多情。

我们像一个古老的故事

有夕阳作证

如果有一天我们分手

那夕阳隐进云层

.....

开初新月还站在欣赏者的角度，没过多长时间她就悄然地进入了角色。她以为这歌曲就是唱她和放蜂人的。难道不是么？她和放蜂人距离很近，而远处是夕阳。她为这支歌曲而感动而冲动。她凝视着放蜂人那双手。那是双灵巧无比的手。

美妙的音乐就从那指头上流出。那些音符样的蜜蜂或蜜蜂样的音符就从那指头上四溅开来。这音符这音乐这吉他这双灵巧的手所造成的氛围像被酒浸过被蜜泡过那样浓郁，那样芬芳。新月完全被这氛围融解了。她已经被稀释成雾样的东西，或者像苜蓿花香味的东西，正飘洒于小树林间，被夕阳染成透明的一缕……

吉他声停了，放蜂人欠起身子冲着新月粲然一笑。夕阳使他的脸微醺微醉。新月也回报以微笑，并且说：“弹得才好呢，你会弹好多歌吗？”放蜂人点了点头，说：“会弹几个。”新月走过去，站得更近些，她为了看清那吉他。她感觉这东西很神奇。她凝视吉他，用眼神抚摩它。放蜂人把吉他递给新月，说：“你弹吧，音质还是挺好的。”新月说：“我不会。”但她还是接过了吉他。她学着放蜂人的样子把吉他斜抱在怀中，手指轻轻拨动起琴弦，冬冬的，像她的心跳。

放蜂人后来就站到了新月的身后，两只手绕过来，教她弹吉他。他用右手握住新月的右手，用左手握住新月的左手。他说这样这样……不厌其烦地讲解着。新月终于能弹出曲调来了。那其实不是她在弹奏，是放蜂人握着她的手共同弹奏出来的。她已经跟放蜂人融为一体。她感觉到了背后的体贴和温馨。

放蜂人又唱起来，这是另外一支歌：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

后来那轮夕阳西落。

再后来，新月回家了。

新月回家之前，她站在放蜂人面前，看着他的脸。放蜂人犹豫片刻，随后伸出双臂，从正面把新月裹了一下。然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给了新月。

六

彪子的蜇伤已经痊愈，经过蜂蜇的彪子依然还是彪子。据说遭蜂蜇后不再得关节炎不再长疔子，于是彪子非常荣幸，逢人便讲蜂蜇的种种好处种种感受。麻呀胀呀疼呀痒呀统统成为他炫耀的资本。

彪子继续来给新月家干活。他是来培养感情，就像在仙人掌上培养花朵。他已经有了成效。叶老三已经把他当儿子看了，新月也好像容忍了他。新月当然难免要发点小脾气，使点小性子，但哪个漂亮妞儿不这样！于是彪子俨然叶家佳婿，见了老门等鼻子便纵一纵。

这天彪子给新月家出猪圈，新月提着泔水桶来喂猪。新月把泔水倒进猪食槽又洒了米糠。之后她看了一眼站在下圈里的彪子。彪子发现新月看他，就一阵激动。他停止了劳动，双手拄着锨把，回看新月。新月觉得好笑，准备离开，但她又无意间看到了彪子那双手。那双手的手指短而粗特别是大拇指短得出奇。她不记得原来见过这双手。她惊诧自己在这之前怎么那么麻木，那么不用心。彪子那张脸丑陋无比犹可原谅，这双手却不可救药。

新月不再看彪子。她已经满脸泪水。她提着空泔水桶，回到屋里，趴在炕上嘤嘤哭起来。

这天晚上新月喊着彪子来到苜蓿地。夜露已经降下，湿漉

漉的苜蓿打湿了他们的裤脚。远处小树林那儿，闪着一盏灯。新月坐下来，压倒了一片苜蓿。彪子很兴奋。彪子高兴时喜欢东看西看，喜欢说这说那。他说你看那放蜂人多孤单，多没意思，连个陪着的人也没有。干什么不好，干嘛放蜂……新月忍着，她望了望远远处那灯光。她不由自主地说出了放蜂人的名字。

彪子问：“你说什么？”

新月说：“什么什么？”

彪子说：“刚才你说什么？”

新月说：“我没说什么，你追问我做什么？”

彪子自嘲地一笑，也坐下去。他坐到距新月很近的地方。他感觉风儿是这么轻，花儿是这么香，草儿是这么柔，夜晚是这么静。或许今夜便是良宵，爱情的花苞一下子全展开瓣儿。彪子像喝醉了酒那样晕晕乎乎。彪子激动起来就心律不齐，因此他大口喘气像刚干过累活那样。

新月躲开彪子，又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彪子也站起身想跟过去，他认为这非常应该。可是还没等他过去，新月就扔过来一句话，这句话硬邦邦的像根棍子，砸在彪子心疼之处。新月说：“别过来，站在你那边！”

彪子不再动弹。彪子没有想出原因。他感觉这世界有时也像小枣那样有虫眼儿。

新月拔了棵苜蓿，像挥舞钢鞭那样挥舞了一阵，之后她说：“彪子，问你句话。”

彪子听着。

新月说：“有人说你想寻我做媳妇，是真的吗？”

彪子嗫嚅道：“我……没说呀，我们不是……”